

我”共同造就的。她把二人台看作是“事业”，而非一个“职业”。至于在市场经济中，东路二人台能否使她“名利双收”，她并不在意，只求国家级非遗二人台能够继续发光发热，这是对“事业”的高度责任感。

此后，武燕妮抱着吃苦耐劳、任劳任怨、一旦选择便无怨无悔的决心达到了“超我”的境界。

走上舞台，摆在面前的问题很多，其中就包括对传统剧目人物的重新塑造。那么，旧剧目、新主角，武燕妮的新“二大娘”这一角色能立得住吗？当她以北方女性特有的憨厚与和善，突破了传统“媒婆”爱计较、嘴刻薄的惯性印象，将角色的善良与观众的爱心缩短距离，甚至产生强大共情时，掌声就是对演员由衷的赞赏。

现实中，只有体验过舞台表演的人才知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要达到这样的效果，武燕妮需要付出诸多努力。因为在此之前，武利平的反串表演已达到一定的真实性，观众也接受了武利平“二大娘”那夸张中有控制，憨厚中有计算的角色形象，这种角色身份与中国底层民众生活拮据的年代能够对应起来，与观众形成共鸣。

如果说，剧本与演员的契合，会碰撞出主体间性。武燕妮在重塑这个角色的过程中，则是智慧地完成了主体自身与三体（剧本、导演、父亲）间的碰撞与磨合。她所体现出的艺术勇气，就在

于绝不刻意追求与父亲的一致，反而是从角色和自身的共性角度出发，将二人台“趴在你耳朵边唱给你”的亲切感作为审美目标，尽可能建立人物和观众一对一“亲人般”的身份链接。因此，她的“二大娘”控制了动作夸张的力度，增加了小跳、小碎步的柔美俏皮；少了“忽然变脸”的计较，多了“看破不说破”的慈祥与善良。此外，对于二人台表演手法上的传统经典元素，武燕妮也做了大幅度的创新式考量，尤其是将皮影戏的定格感和舞蹈元素的连贯性有机结合融入人物动作造型中，在定格中建立观众对人物的印象，在舞蹈连贯性中努力提升人物性格的立体感。

在经典角色塑造以外，武燕妮在新剧目的表演创作上投入了更多的努力和思考。东路二人台作为延续一百多年以老百姓生活情感为创作依据的地方戏曲，如果不能在新的时代环境中找到切入点推出精品，那么也就丧失了自身的活力。为此，武燕妮积极寻找突破口，为东路二人台的发展开辟新路。

2022年，由武燕妮编剧、导演并主演的东路二人台剧目《妈妈的家园》在第五届黄河流域戏曲红梅大赛中荣膺金奖。这是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二人台作品，是武燕妮第一部编剧和导演的作品，他用心挖掘了东路二人台曲牌、唱腔多样化的特征，并对戏曲人物角色塑造的优势进行对比，仅用一对“母子”在重逢场景中的情感和戏剧冲突，便把